

CUOQIN FAZHIANSHIJI CHUANCHENG YANJIU

挫琴发展史及传承研究

周 明 /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People's Music Publishing Hous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9YJA760024
山东艺术学院科研成果出版基金资助

挫琴发展史及传承研究

CUOQIN FAZHANSHIJI CHU

JENG YANJIU

周 明 /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

CUOQIN FAZHANSI JI CHUANCHENG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挫琴发展史及传承研究 / 周明著. —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4.6
(21世纪中国音乐学文库)
ISBN 978-7-103-04688-3

I . ①挫… II . ①周… III . ①民族器乐—弓弦乐器—器乐史—研究—中国 IV . ①J63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9493 号

特约编辑：王顺通
责任编辑：刘 澈
责任校对：张 琛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 55 号 邮政编码：100010)

[Http://www.rymusic.com.cn](http://www.rymusic.com.cn)

E-mail: rmyy@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特 16 开 4 插页 19.5 印张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请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010) 58110591

网上售书电话:(010) 58110654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010) 58110533



图1 复合式多弦乐弓（南非）



图2 弓形竖琴（南非）



图3 缅甸弯琴（竖琴）



图4 竖琴（比利时）



图5 马王堆1号汉墓25弦瑟（中国）



图6 维纳（竖琴）



图7 里拉



图8 里拉



图 9 拉巴伯



图 10 柳叶形拉巴伯, 形制很小, 早期是可以放在男人的口袋里的乐器。



图 11 牛腿琴（中国）



图 12 美洲古兹拉（拉巴伯）



图 13 几内亚科拉琴（拉巴伯）



图 14 美洲马骨胡（拉巴伯）



图 15 椰胡、葫芦胡（中国）



图 16 5 弦维奥尔琴 (巴黎)



图 17 23 弦维奥尔琴头
(6根弦发音,余为共鸣弦)



图 19 24 弦低音维奥尔琴



图 20 雕刻成双头的维奥尔琴头



图 18 大小不一, 弦数不等的各种维奥尔琴



图 21 手摇提琴 (巴黎)



图 22 菲德奥 (比利时)



圖 23 早期小提琴图像（《橘树下的圣母》）



圖 24 斯特拉底瓦里工作坊（比利时）



圖 25 特鲁姆晒特鼓琴（Trumscheit），德国乐器，由希腊单弦乐器改良（巴黎）

序 言

捡起身边的金枝

张振涛

人最容易忽视的大概就是身边的事物。与周明一起上大学时,从来没听她说起过父亲研究的挫琴,更甭提她自己对待这件老器物的留意程度。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初启,整个社会向外看,谁要是提到父母从事的乡土文化,一准会被人视为乡巴佬。西方现代音乐和表演技术与中国传统形同对局、水火不容。所以,在山东艺术学院主修小提琴的周明,从来没提起过这档子事。隔了那么多年,到我们重新相聚,当年的追风早已烟消云散,也是到了年龄,“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老同学,不约而同开始看重家乡文化了。2008年12月9日,周明突然来到北京,邀我到中国音乐学院参加一个山东青州市政府组织的学术会议。她的发言,是介绍父亲研究了半辈子的挫琴。

也用了半辈子拉小提琴的周明,竟然选择了这个题目。年轻时看不上眼的乐器,现在已经成为她与父亲沟通的唯一渠道。那天,她告诉我,父亲得了癌症,时间不多了。此时此刻,这件被父亲握在手里反复观察、认真解读的乐器,对于女儿来说,就成为连接两代人的文化纽带。挫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学术层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成为一件亲情与乡情、血缘认同与乡土认同交织一起的共鸣体。父亲和父亲拨弄过的琴弦,在她内心深处,真的变成一根痛断肝肠的“心弦”。转移了视角的周明,开始像父亲一样,看到这件遗落边缘的古老乐器的现代命运,也像父亲的眼睛一样,流露出丝丝伤痛。伤痛不但是为了乡音,还有父亲一生留下的两篇学术论文——一位县文化馆的基层干部用心写下的地方文化记录。

那天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在发言中找到了一个女儿感恩父亲的聚点,同时也找到了表达对父亲情感和对父亲热爱的事物之间的平衡点。无疑,这也是本书的闪光点。

演奏四根弦的小提琴教师,开始关注13根弦的“轧筝”(“挫琴”的古代名称),这个转变无疑是许多早年持“全盘西化”观念的中国文化人的宿命。看到转变,我

就介绍她去欧洲荷兰参加“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每年一届的学术研讨会。她有点怵,一方面因为从来没有参加过学术会议,另一方面还因为外语发言。我告诉她:“语言不足音乐凑,一边说一边奏。你演奏的是一件全世界谁也没见过的弓弦乐器,一定让与会者发懵,谁也甭想提问题。”

果然如此,那次会议上,周明让全场人都有点“懵”。边说边演奏的效果太好了,以至于没人质疑,只有渴望了解的询问。大家被形状奇特的古老乐器所吸引,也被它的音响细腻、宛如天歌的琴声所征服,那些见了一辈子小提琴的外国音乐家根本想不到在中国最古老的城邦所在地还藏着一件比小提琴早两千年的弓弦乐器。宣讲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最后,她潇洒地把千里迢迢带去的乐器,捐给荷兰莱顿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惹得主办者荷兰学者高文厚(Franck Kouwenhoven)与史涅姐(Antoinet Schimmelpeninck)两口子合不拢嘴。

听了她的“西游记”,我也合不拢嘴。那时我正看乐器学方面的书,这启发了我提供一点材料,让她把论文发展为一本专著。介绍了基本动态后,希望她放开手脚,把关注点扩大到整个弓弦乐器领域。她运气真好,结果就在第一次申请教育部“国家课题”时一举中标,获得了课题经费。喜出望外的斩获,并未让她高兴,因为经费意味着二十多万字的文稿。从那以后,她的生活分成两半:一边是小提琴,挥舞手臂,教学演奏;一边是挫琴,收集资料,撰写论著。“挫琴”之于她的生活,已经与小提琴之于养家糊口一样,成为意义相同的“重器”。

学术界确立选题的基本规则,就是避免重复,而最不容易撞车的就是一个人身边的文化。她的书之所以能够获得“国家级课题”乃至引起读者兴趣,大概就是因为家乡人讲了家乡事。本书第三章,周明提出了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一件乐器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问题。这件古老的乐器,现在已经不是满地都是了,在山东,只有在青州北城一片满族人的聚居区,才能听到它纤弱的声音。这个空间,耐人寻味。如果作者不是生活于此,根本不可能观察到为什么这件乐器会仅仅出现在这个语言上与周边完全不同的区域,从而解释为什么这件乐器会独独保留在历史成因。清代满族聚集区,无疑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体现在音乐上,就是流传着这件普通老百姓制造不出、音量不大、风格文雅的“非常规”乐器。这使我想到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十番会”保留着“轧筝”的现象,也是因为那里是“清西陵”所在地,也就是满族皇族为了看守皇陵专门辟为“陵户”聚集区的地方。与山东青州驻扎满族兵营的聚集区相似,这个享受皇粮的群体,自然在文化上与周边那些拉二胡、吹唢呐的老百姓不一样。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属于“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的那一类。少见乐器出现于两个不同地区却有相同成分的居民的现象,足以说明

它与某些特殊地区、特殊居民的必然联系。乐器的养育环境和生存环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特殊族群的文化需求相互缠绕。作者把这种关系引入乐器学的探讨,就是把民族音乐学“文化中的音乐”带入研究对象的新视角。

文化环境赋予乡音以特定内涵,作者的独特眼光就在于把一个“离散族群”持有的文化与一件稀有乐器的因果关系呈现出来,把乐器作为“离散群体”的生活物品对待,从中发现了之所以如此的历史成因。无疑,叙述到位的眼力,来自耳濡目染的经历。外乡人很少能够具有只有长期居住于此才能辨认方言微小差异的能力,辨认一排排民居中哪些样式别具一格的能力。于是,身边琐事,转化为知识;日常凡俗,转化为财富。观察家乡的目光是天生的,长年累月的积累使周明从身边捡起了一件遗落乡土却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金枝”,并赋予其阐述历史文化的典型意义。

挫琴研究,不但推动了山东艺术学院的科研创新,还带动了表演领域的创新。如同许多地区的“非遗”项目进入高校一样,学院领导具有战略眼光,把挫琴纳入教学,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地方代表性的艺术品种。2013年6月,由文化部艺术司组织的“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挫琴组合”获得了“演奏奖”(二等奖)。学术后盾让音乐界动态地观察了一个蕴涵着丰富历史内涵的乐种。

我第一次为别人的专著作序,竟然是大学同学。不愿为人作序,当然是因为顾炎武《日知录》中的训诫,“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当下流行学生给老师写书评,充满溢美之词,让人觉得不舒服。不妨同辈人之间写序,比之学生给老师写书评更适合。同学之间可以放开胆子,不管是著名学者还是无名小卒。这大概也是顾炎武说的,除非“请者必当其人,其人亦必自审其无可让而后为之。”之所以自恃为“自审其无可让”,就是因为老同学彼此了解吧。我自然希望避开那些“注重资料、研究扎实、理论创新”的说辞,也希望避开“文字流畅、用词得当、结构严谨”的俗套,讲点真心话。

我最想说的真心话就是,人们常常无视身边的琐事,然而,就是身边那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乐器,让一个早年熟视无睹其价值却在父亲即将撒手人寰时才幡然猛醒的人,豁然走出了小天地。父亲推了她一把,她醒了!周明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国际会议,第一次获得了“国家级课题”,第一次让自己组建的演奏小组获得了盖着“国徽章”的国家级比赛奖项,而且,也写出了第一本书——我大学同学中的第一位写出专著的作者。

发现身边的珍宝,把身边文化变为知识和财富,说起来并不复杂,可是大部分人没有俯身拾起遗落的金枝。对于一个常年从事演奏而非从事文字的人来讲,周

明之所以能在三年内如此快地完稿,当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她太熟悉身边的事了。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司空见惯,意味着驾轻就熟;俯拾即是,意味着不吐不快;本乡本土,意味着藕断丝连;父亲托付,意味着情感投入。这一系列割舍不得的情结,自然意味着撰写速度。

一个人的好运气并非都是因为父亲“在天之灵”的庇护,而是因为父亲引领她关注到了身边的文化。这一切,都从这件乐器开始,都从父亲交到她手上的这件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乐器开始。这是父亲给她的最大“遗产”!

且看王维的诗:“君家有琴都不弹,自抚一弦复一弦。但令无故人知此,豈是予所宜言。”王维的“故人”,就是他的父亲。王维的“琴”,就是他的父亲留下的古琴。

王维的古琴,是他的父亲王毋将所制。王毋将,字子晋,是唐玄宗时的中书舍人。王毋将善弹琴,尤长于《广陵散》,王维称其“以无事为事”。王毋将的琴,是王维的“家珍”。王维在诗中说:“家珍有琴都不弹,自抚一弦复一弦。”

王维的古琴,是他的父亲王毋将所制。王毋将,字子晋,是唐玄宗时的中书舍人。王毋将善弹琴,尤长于《广陵散》,王维称其“以无事为事”。王毋将的琴,是王维的“家珍”。王维在诗中说:“家珍有琴都不弹,自抚一弦复一弦。”

王维的古琴,是他的父亲王毋将所制。王毋将,字子晋,是唐玄宗时的中书舍人。王毋将善弹琴,尤长于《广陵散》,王维称其“以无事为事”。王毋将的琴,是王维的“家珍”。王维在诗中说:“家珍有琴都不弹,自抚一弦复一弦。”

王维的古琴,是他的父亲王毋将所制。王毋将,字子晋,是唐玄宗时的中书舍人。王毋将善弹琴,尤长于《广陵散》,王维称其“以无事为事”。王毋将的琴,是王维的“家珍”。王维在诗中说:“家珍有琴都不弹,自抚一弦复一弦。”

王维的古琴,是他的父亲王毋将所制。王毋将,字子晋,是唐玄宗时的中书舍人。王毋将善弹琴,尤长于《广陵散》,王维称其“以无事为事”。王毋将的琴,是王维的“家珍”。王维在诗中说:“家珍有琴都不弹,自抚一弦复一弦。”

王维的古琴,是他的父亲王毋将所制。王毋将,字子晋,是唐玄宗时的中书舍人。王毋将善弹琴,尤长于《广陵散》,王维称其“以无事为事”。王毋将的琴,是王维的“家珍”。王维在诗中说:“家珍有琴都不弹,自抚一弦复一弦。”

挫琴释义

本书所说的“挫琴”，是民间对一种弓弦乐器的称呼，因不同地区而有不同写法，如“锉琴”、“剗琴”、“磋琴”。民间称呼的方式，都是采用“弓子”（高粱秆或木杆）在弦上来回拉动的形象比喻，就像木匠用工具“锉”在木头上来来回磨的样子，因而产生了“挫”、“剗”、“磋”等不同写法。老百姓的俗称，写法上本无所谓“规范”，也各有道理，但为了统一，本书一律采用“挫琴”的写法。

另外，民间还流传着“筑琴”（中国最早的击弦乐器“筑”）、“打琴”（击弦是挫琴常用演奏法）、“半边辘轳头”（辘轳为农村汲水灌溉的工具，用一段圆木头制成，从一端剖为两半，恰如挫琴共鸣箱的形状）等诸多形象的称谓。这些名称都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该乐器的面貌，本书也予以适当采用。

绪 言

从 4 根弦到 13 弦^①

自幼习琴，手持琴弓长大，但这支弓子没有搭在中国乐器的琴弦之上，而是落在西方小提琴的 4 根弦上。一柄弓子与 4 根琴弦，朝夕相伴，陪我走过稚嫩的童年、花季的少年、承载着青春萌动和满载着美好憧憬的青年时代，最终成为我职业生涯中当之无愧的主角。

想来，朱红色的弓杆和乳白色的弓毛，在距我鼻尖三寸左右的前方，至少运行了数以千万个来来回回。弓子上上下下、翻云覆雨，承载着西方文化的工具，潜移默化，融入生命，框定了我的生活与职业，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大一”那年（1980 年），家里多了一把 13 弦的乐器，也佩戴着一根简单的弓子。父亲告诉我，这件演奏起来有点“像拉小提琴”的东西，是中国最古老的弓弦乐器。但那时，满脑袋崇洋媚外，初有主见，略显叛逆，几乎没拿正眼看它一眼。

我眼中，这是件土生土长、土得掉渣的“老家伙”。但父亲的目光，却聚焦于此，并以极度痴迷，倾心于它的历史和功能。十年、二十年过去了，父亲到底为这件宝贝做了什么，我浑然不知。我的关注点与他不一样，一中一西，一土一洋，一个 4 根弦，一个 13 弦，可以说，父女之间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

虽然熟视无睹，但毕竟以特殊方式进入记忆，13 弦的挫琴尾随着 4 根弦的小提琴，一同构成成长历程里中西乐器乃至中西文化的记忆底层。事实上，痴迷挫琴并深知其承载历史价值的父亲，无时不想让儿女也热爱它，只是未能拗过我的叛逆倔强，所以，直到幡然醒悟前，也只是模糊记得父亲不时提到的“挫琴”、“筑”、“高渐离”等一些零散概念。

然而，四十余载生活于家乡，怎能不热爱这方热土？四十余载浸染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怎会不为之动容？只是一般人会被所谓专业或职业所限，对传统文化

^① 挫琴双弦一音，共 13 个（对）音，故 26 根弦，因为实际发出的音是 13 个，所以称为 13 弦。

的情感会淹没于琐碎之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人与家园的情感纠结，一旦被或大或小的触点引燃，便会付诸持久而强烈的表达。我足够幸运，既遇到了这个触发点，又意外得到了表达的契机与平台。

2008年，我接到青州市“申遗”办公室邀请，受托代表年老病重的父亲参加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磋商演示与研讨会”，介绍已有的研究成果。我深知，对于在此领域默默耕耘了二十多年的父亲而言，此行的意义何其重大。我接受邀请，也第一次接过父亲珍藏的一袋研究资料、两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袋子里整整齐齐保存着父亲所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几篇文章：一篇1982年在青州民间音乐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油印本）；两篇分别发表于《乡土瑰宝》（P231—236）1988年2月和《群众乐坛》（P1—8）1992年的文章；一篇未曾发表，由母亲用娟秀的字体誊抄于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的稿纸上，另有六本手写的底稿。珍贵资料中，还有二十余幅照相机未普及的年代难得一见的图片，父亲将这些照片一一贴在已泛黄的纸张上，订成册，在每幅图片的下方，手写着详细的图片介绍。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两只长方形木头盒子中，摆放着两把父亲珍藏的，的的确确出自民间工匠之手的挫琴。

为了应付发言，我第一次认真阅读凝聚着父亲心血的研究文章。那个飘着凄凄沥沥小雨的晚上，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阅读着父亲的话，才意识到“这件不起眼”的乐器出身原来如此“高贵”！这件历史渊源比我居住的城市还要古老的乐器，竟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弓弦乐器！

到目前为止，我所拉过的所有令人类瞠目结舌的作品原来都建立在这支简单的弓杆上，轻轻的弓杆，原来有如此的神奇大力，改写了人类乐器史，改写了所有从弦上拉出来的乐句。

连接中西乐器的“弓子”，看似普通简单，却在人类乐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世界音乐史上书写了多少“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华美乐章。既造就了中国民间音乐家阿炳、孙文明、色拉西，也成就了西方的帕格尼尼、萨拉萨蒂、克莱斯勒、海菲茨等音乐家。一代代弓弦乐器演奏家，奏出了辉煌乐章，把弓弦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泣如诉的《二泉映月》、天籁一般的《良宵》，巴赫无与伦比的宏伟壮丽，贝多芬的雄辩与力量，帕格尼尼、萨拉萨蒂的魅力与激情……弓起弦动，弓弦交叉，让人着迷和动容。

由此认知，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厅里与在座的学生们一起聆听来自民间艺人手中的挫琴拉出的家乡旋律时，竟被深深地震撼和感动了。我清醒地意识到，心中的另一颗灵魂复活了。这一刻，4根弦与13弦所代表的中西乐器，第一次在我视野中实现了贯通。

北京的“磋琴演示与研讨会”，使我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挫琴”有了全方位认知，既包括它于弓弦乐器的开端意义，也包括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困境。因其意义非凡，更突显出生存的尴尬。我第一次对身边存在了很久的乐器有了发自内心的关怀与担忧，并付诸之后的四年多研究实践。庆幸的是，基于弓弦乐器的多年实践，我将世界弓弦乐器的视角引入挫琴研究，不仅使挫琴研究有了深化，更使我对世界弓弦乐器的认识有了质的提升。艺术无国界，乐器无国界，只有置于世界视野，才能客观认知挫琴的分量与价值。

从文化艺术史上看，青州虽是个面积不大却极不平凡的小城。20世纪80年代，青州“龙兴寺”出土了大批佛教造像，代表了自北魏至宋元时期佛教艺术的杰出成就。青州造像在国外展出时，惊讶的美术界立刻给予高度评价：如果青州造像在20世纪初被发现，整个世界雕塑史将重新改写，它达到的水平与希腊雕塑达到的艺术成就，难分伯仲。艺术史证明，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和造像，为唐朝宏大的鼎盛气象铺垫了基础。但人们只看到中国的四大石窟，而未注意青州还有一个同样登峰造极的石窟，直到21世纪初，这些可与希腊雕塑相媲美的造像才得到世界认知。一系列与希腊雕塑并驾齐驱的造像很长时间存在于家乡，同样，一个可与小提琴相媲美的弓弦乐器——挫琴，也并存于家乡的记忆中。年轻时代便急于离开家乡的我，第一次为家乡真心地自豪。

对我而言，挫琴研究已不仅是学术实践，更是观念转变的载体。年轻时有些事情进入视野，却未能引起关注，对近身的事物失去感觉，因为太熟悉而熟视无睹，总把目光投向远方。到了一定年龄，有了足够广阔的视野，才意识到家乡文化的非凡意义。

2009年11月，拿着这件年轻时从来不正视的乐器，迈出国门，到比利时参加第十四届“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未曾想到，父亲交给我这件乐器，竟然成了我出国的合理理由，让我开始了一次比一次更远的人生旅行。国际会议上，我用中国的古老乐器演奏了中国民歌，未曾想，获得了所有学者的掌声。舞台实践已三十多年的我，对掌声习以为常，但这一次真的陶醉了。学者们的掌声不是为我的演奏技术，而是为我保护这件古老乐器所做的工作和投入的热情。他们为第一次听到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弓弦乐器的真实音响而兴奋不已，也让我为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感到欣慰。

多年从事表演专业的我，申报课题是首次，竟然一枪命中，获得教育部的课题项目。细心想来，无非是这件神秘的乐器让大家觉得应该研究保护，所以才能获得支持。

父亲没有获得的荣誉与鼓励，我都唾手而得。毋庸置疑，父亲没有赶上好时代，我赶上了好时候，虽然从文化生态环境上讲，父亲的时代更自然。

无论如何，我将继续执弓前行……

目 录

第一章 “五音纷兮繁会 君欣欣兮乐康”——以筑为中心	1
第一节 有关挫琴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研究动态	1
第二节 挫琴起源的百家争鸣	4
第三节 “筑”的流变与发展	11
一、古代文献中有关筑的文字记载	11
(一) 筑的流变	11
(二) 筑的形制	17
二、多个焦点的“殊途同归”——考古发现的筑	20
(一) 长沙马王堆汉墓之仙人击筑图、明器筑	20
(二) 广西贵县罗布泊西汉初期墓之明器筑	22
(三) 江苏连云港西汉墓及河南新野汉画像击筑图像	22
(四) 绍兴 306 号战国墓乐舞模型	23
(五) 战国初期曾侯乙墓 5 弦、10 弦乐器	24
(六) 战国中期五里牌 406 号楚墓十弦琴	25
(七) “西汉长沙王室墓”之明器筑和实用筑	25
三、筑的演奏形式	26
(一) 文献中的一个关键词“击”	26
(二) 考古图像中的持弓	26
(三) 筑弓实物	27
(四) 松香	28
第二章 “国家在场”:挫琴的首次发掘	29
第一节 挫琴的首次发掘与学术研究	29
一、百花齐放 中国民间音乐与中国社会语境重置的契合	29
二、世纪之交学术视野中的挫琴研究	31